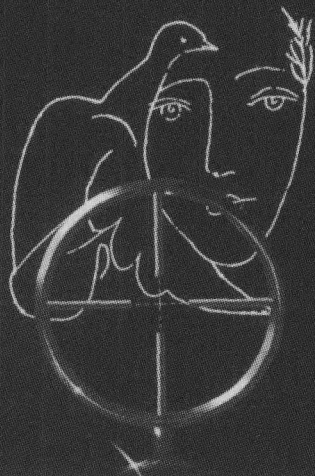




○李刚/口述 贾国勇/撰文



劫后最爱是和平

——一位赴以色列寻梦者的恐怖亲历

(李刚,河南省西华县人。河南大学毕业后供职于郑州市一家国有企业,1998年带着出国寻梦的理想前往以色列务工。2002年4月12日,在巴以冲突中的耶胡达市场爆炸中遭受重伤。)

1997年我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了郑州一家国有企业。在单位里一年多,感觉很无聊,总想着能有机会施展一下手脚。

第二年的秋天,公司接了一宗向以色列输出劳工的业务,需要一个领队员。很多人都因为以色列是个处于战乱中的国家,不愿接这份差事,而一直渴望出国的我却跃跃欲试。最后,这个“光荣而伟大”(公司经理语)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就这样,1998年10月,我带着一帮河南的劳工来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为一家建筑公司盖楼。

老板为我们过年

冬季的以色列不像我们的河南那样寒冷。在这儿工作,除了感觉有些紧张外,工作条件还是好的,每月最低也能挣上800到1000美元,如果能力强一点,则能拿到1500到2000美元。

在特拉维夫市我们度过了1998年的冬季。这年的春节,有一部分福建籍的老工人请了假回家过年,我们住的工人宿舍里很冷清,这个时候一种思乡的心情就不由自主地升了起来。

没料到大年三十,仁慈的以色列老板沙比特竟通知我们说放两天假,当然是带薪的。“因为你们是中国人的,放假是为了让你们过自己的节日!”并告诉我说他的母亲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他兴奋地比画着:“请你们包中国的饺子吃!”

老太太是个很和蔼的人,她说,1942年的时候,她在中国的开封定居,“开封,你们知道吗?那儿有很多的犹太人居住。”

我告诉老人,我就毕业于中国开封的一所大学——河南大学。

老人便激动地要我给她讲一讲开封的现在,还幸福地回忆起了她在开封时的初恋时光。

这顿年夜饭很丰盛,老人不住地给我添菜,嘱咐我多吃点,嘴里念叨着:“亲爱的孩子,你们在以色列太辛苦了,你们盖起了这么多的房屋,却住着集装箱搭成的工棚,吃着劣等的饭菜。吃吧!吃吧!”

在笑声中,我们这一批在特拉维夫市的劳工中最幸运的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由于我工作适应得比较快,加上沙比特老板的母亲竭力推荐,没多久,我向国内的单位辞了职,沙比特托人为我续了签证期,我从劳工队伍里出来成了沙比特公司里的一位文职人员。1999年的夏季,沙比特在耶路撒冷开了一家建筑分公司,他聘用我为他的助理,全权负责分公司的业务。

在以色列我由一个蓝领工人成



了一个金领。

以色列姑娘,我为你歌唱

1999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一个漂亮的姑娘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问她找谁?她说找我。我说我不认识你,她说我认识你呀!

原来,她是沙比特的妹妹亚克拉斯。亚克拉斯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一双大大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显得很性感。听说哥哥雇了一个中国来的大学生做他的助手,她感到很稀奇,特意从学校跑出来看我。

亚克拉斯在耶路撒冷女子大学读中文硕士,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一个外交官。

亚克拉斯有着犹太民族的热情和开放,和我见了一次面后,回到家里对沙比特说她一眼就爱上了我。沙比特便笑着怂恿我说:“亲爱的李刚,快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来吧!”

“可是,我是一个独在异乡的打工者,没有钱也没有地位,靠什么来娶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

“这没有什么,只要你们相爱,接受我的祝福吧!”沙比特和他的妹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看样子不答应他们,他们要来个“王老虎抢亲”了。

亚克拉斯星期天的时候会到我的宿舍去,不论我是否同意,就手脚利索地把我的脏衣服洗上一遍。只要是没人,她会趁我不注意搂着我不放,有时候,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亲吻我。

可我还是很犹豫,因为我迟早是要回国的。

一眨眼的功夫又过了一年。1999年的中秋节,沙比特早早就和我约定在他家过节。这一天,也不知他们从哪儿弄来了中秋月饼,说要为我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快要开饭时,亚克拉斯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一对中式风格的布

鞋来,要我穿上。

老太太告诉我说,亚克拉斯为了学会做中国式的布鞋,特意向居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中国大妈学做鞋子,针把她的手都扎破了。

这个时候,亚克拉斯伸出了她布满针眼的手让我看,我心痛地把她搂在怀中。

我还有什么理由来拒绝这样一位姑娘的深情呢?2000年,我和亚克拉斯就举行了婚礼。

亚克拉斯从耶路撒冷女子大学硕士毕业后在耶路撒冷一家外事旅游公司里当中文翻译,我还在沙比特的公司里打工。就这样,我们两人开始了恩恩爱爱的生活。

到2001年的时候,我和亚克拉斯决定要用我们挣来的钱开一个自己的公司。

巴以冲突加剧后,巴勒斯坦人不能前往以色列打工,造成以色列劳工紧缺。而由于二战中中国人保护了大批犹太人,以色列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这也是中国劳工愿意到以色列工作并成为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海外劳务输出市场的原因。

我和亚克拉斯注册成立了一个“成慧劳务交流公司”,主要就是做向以色列输入中国劳工的生意。

炸弹落在我的身旁

耶路撒冷市是一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交界的城市。我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耶胡达市场旁边。这是一个很大的露天市场,很有点像中国的农贸市场,里面的商品比起在超市里的商品便宜许多。

同时由于这里是汇聚人最多的地方,所以也成了巴勒斯坦激进分子袭击以色列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从我们住的窗下望去,能看到熙熙攘攘前来购物的人群,也能目睹一次次遭袭击后骚乱的景象。

这里经常有这种事件发生,我

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倒是沙比特很为我和亚克拉斯担心,常劝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我对沙比特的关心表示感谢,但我们不能离开。这里有我们苦心经营的公司,它寄托着我和亚克拉斯的未来和希望。

万没料到,灾难果真在我们头顶降临了。

2002年4月12日是一个大周末,沙比特打来电话,请我们回娘家,说老太太特别想吃我包的饺子。

亚克拉斯要我去市场去买韭菜,她要有一份鸡蛋素饺给老太太吃。婚后,亚克拉斯的中国菜做得大有长进,并且超过了我这个“师傅”,她的一些以色列同学还经常跑到我们这儿“蹭”饭吃。

在买菜的时候,我还遇到了从福建来的两个老乡,便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和我同去沙比特家共度周末。

这是一位从中国来的小贩开的菜摊,新鲜的青菜和肉食都是按照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配好的,在耶胡达市场很显眼。我们在热情地交谈时,还有几个中国劳工也围过来听。远在国外,同一个国度就是老乡,我们没有理由不显得格外亲切。

不料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声爆炸在我们身旁响起。当时脑子里的反映是“坏了”!我看到我的福建同胞在爆炸声响后突然倒下,没等再多的反映,我也失去了知觉。

估计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醒了过来。警察还没有来,我睁开眼,看到到处是四散奔跑的人群,一个以色列姑娘双腿被整齐地炸断,鲜血漫淌,流到了我身边,我的两个福建同胞躺在血泊中,一个悄无声息地躺着,另一个则在不停地抽搐着身体,还有很多人都躺在血泊中……我努力想站起来,可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腿部传来,我低下头去,发现右腿已被炸断了,恐惧和疼痛使我又昏



思想者

或许在人生的无数个“不可能”面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

推开眼前那扇门

邱逸

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女孩,这种情况一直无可救药地持续到中专毕业的前夕,自卑情绪弥漫在黯淡无光的学生时代的每一个角落。我曾经一度认为我的人生就应该在自卑、恐惧、懦弱中平凡地度过。如果当时哪位先知说:“你将来会成为三星级酒店的策划部主管,”恼羞成怒的我会让他受到嘲笑者的惩罚。

是的,我一无是处。我曾经深信不疑。

但就在我最后一次返校取毕业证的那天,事情有了一丝转变的余地。

那天北京的一家三星级酒店到学校来招聘服务员,由于待遇优厚所以要求特别严格。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丹东女孩,我从未离开家半步,能够到北京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诱惑。

“可是,我行吗?”

招聘的名额只有10名,而那



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有200多名,其中女生占毕业生的三分之二。想要在100多人中脱颖而出,对于像我这种毫不起眼的女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面试的地点在校长室,来应聘的同学在昏暗的走廊有序地站成一排,只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充满信心,跃跃欲试,大多数人和我一样犹豫不决,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有同学离开。我们站在昏暗的走廊想象门那边的情形,出来的同学有的神采飞扬;有的垂头丧气;有的面

无表情。紧张充斥着整个空间。甚至有一位同学在推门的刹那选择了放弃。等待的时间仿佛有一个世纪,我在面试与离开之间徘徊,我知道推开那扇门,我被录取的机会也不过是微乎其微,可是总在门外却是什么机会也没有。我的心怦怦乱跳,耳朵听不清周围的嘈杂,大脑几乎一片空白,最后只是一味的想着:“推开那扇门,推开那扇门……”

推开那扇门以后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是在推开门的刹那一室的阳光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现今,我作为三星级酒店的策划部主管,引来许多同龄人羡慕的眼光。可我自己知道,在打开那扇门以前,我是多么的自卑无助。或许在人生的无数个“不可能”面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勇气推开眼前的那扇门。

(请作者告知通讯地址)

□编辑 范晓波

迷过去……

再一次醒来时,我看到了到处是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医生。

爆炸发生后亚克拉斯就冲下了楼梯,随着救护车来到了医院,正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结果。

医生告诉她我已经醒来要见她时,她哭着扑了过来。她把我的头搂在怀中,亲吻着我的眼睛,我有气无力地告诉她:“咱们回去,回到中国去!”

再见,以色列

一个月后,我的伤情已有部分好转,避免不了的要截去一条腿。没

等彻底痊愈,我就让亚克拉斯快去买机票,对她说在这处处充满了暴力和恐怖的以色列,我一天也不能呆下去了。

亚克拉斯搂着我哭了起来,她说中国有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跟着你!

沙比特带着老太太到飞机场为我们送行。老太太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亲爱的刚,好好地对待亚克拉斯,别忘了有我为你们祈祷,祝你们一路平安!”说着说着老太太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躺在担架上问沙比特什么是幸福?沙比特把双手摊开做了个遗憾的姿势,耸一耸肩说:“对不起,我

不知道!”

我对他说这一段我想得很多,是的,当初我急于出国,为的是寻找梦想,但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贫穷和落后可以改变,但富饶和文明必须有和平来作担保,不然,这一切都不存在。

飞机起飞了,我躺在担架上仰望着机仓顶上柔和的灯光,想象着耶路撒冷的白色建筑群在我们身下飞速退去,想起这几年在以色列的奋斗,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

再见,以色列!

□编辑 李友生